

陈延年 陈乔年：启航霞光

2021年7月1日，电影剧本《陈延年：启航霞光》研讨会在安徽艺术学院举行。参加研讨会的唐跃、周志友、侯卫东、秦佳凤等人，都是省内著名专家学者，而我则是此剧本的撰稿者。

侯卫东曾参加过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策划，在研讨会上自然将剧本中的陈延年与《觉醒年代》中的陈延年相对比，说没有看到陈独秀、陈延年父子冲突，而这应该是电影中最有戏的部分。安徽省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周志友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。

而这正是我要表达的，陈延年对家人的爱，祖母、爸爸、妈妈、弟弟、妹妹。延年小时候，在南水关五世同堂的陈家大宅院，他甚至对佣工们都充满了感情，帮助他们干活，家人并不阻止，亲切地称他“小长工”，细致地保护了他仁爱的“初心”。后来他走上革命道路，只是要把这颗“初心”仁爱的光辉投射到更多的人，本质上与他小时候帮助家中佣工干活并无差异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不爱自己的爸爸？

剧本中，在震旦大学法科读书的陈延年得知父亲在北京被捕，同学们举行集会声援，陈延年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“首先，谢谢同学们对我父亲的关心。从小到大，父亲的安危一直牵动着我的家人，我的奶奶，我的妈妈。还有我的弟弟，从很小开始，就梦想要做一名飞檐走壁的侠客，保护爸爸。六年前，军阀南下，父亲在芜湖被乱军抓住，差点被枪毙，而我和弟弟翻墙头逃到乡下，躲避军阀的抓捕，至今也不敢回家。我们有时候也抱怨爸爸，他不但没有能力保护家人，还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危险，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，为这个家惴惴不安，我从小就这样，一直到现在。今天又听到父亲入狱的消息。平时这时候，我和弟弟肯定是在一起相互安慰，或抱头痛哭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亲，虽然我不懂得怎么表达，也可能是在一起太少，每次见面我都以沉默相对。但是今天，看到这么多人，我的同学们，都在为我的父亲担忧，都在为他的命运发声，我胸中的块垒消散了。不是我一个人，不是我和弟弟两个人，也不是我们全家人，为父亲充满风险的人生煎熬。他一生为国家民族，写文章，办杂志，教书育人，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遭遇，应该免于恐惧地活着，应该受到尊敬地活着。而我们，以及他的家人，也应该免于恐惧地活着，为他骄傲地活着。今天，让我们就为了这样的时刻，为了大家的父亲母亲能够免于恐惧地活着，一起努力！抗争到底！”



《国家相册》中的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



南水关陈独秀故居

有时候，我们过多地把陈延年、陈乔年看成一个现代人，殊不知陈延年生于1898年，在清朝生活了十三年。我们不能完全用当代的价值观来还原陈延年，甚至陈独秀，而必须进入清末民初那个时代。

1910年，陈延年、陈乔年的弟弟陈松年，生于南水关陈家大宅院。1915年，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离开故园到上海，有无可奈何的成分。两年前，二次革命失败，皖系军阀倪嗣冲占领安庆，派兵到陈家大宅院抓捕兄弟俩。延年、乔年翻墙头逃到白泽湖乡下，结果陈独秀哥哥陈庆元的小孩陈永年被错抓走，活活地弄疯了，可见倪氏军阀残暴。延年、乔年在家里待不下去了，只能远走上海，投靠父亲。

在剧本开始，我设计了陈家大宅院五世同堂过年的场景：

“雪花飘落。童年陈延年（约八岁）、陈乔年（约四岁）与堂兄弟陈

永年（陈独秀哥哥陈庆元小儿子）以及长工陈叔女儿陈小莲，在院子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
陈叔妻子任氏从乡下到城里买年货，下大雪，被陈延年祖母谢氏留宿陈府。在厨房里，任氏教厨师用乡下土法炸圆子，香味扑鼻，谢氏、陈庆元妻子张氏、陈独秀妻子高氏，一边品尝，一边啧啧称赞。任氏发现女儿小莲不见了，小莲！小莲！低头鞠躬对谢氏说，大奶奶，小莲没有教养，没大没小，又和少爷们疯去了。

谢氏乐呵呵地说，就让他们在一起玩，都是一辈的，兄弟姐妹热热闹闹。我们的延年和陈叔就是感情好，他喜欢帮陈叔干活，有时两人还睡在一起。

任氏连忙说，那可使得不得，谢罪了！

谢氏拉着任氏的手，不要见外，我们都是同宗同族，一个大家庭，不要分彼此。以后，我们麻烦

你们的事情还多呢，相互多照应。

这时，打雪仗的孩子们冲进厨房，冻得通红的小手抢盆中冒热气的炸圆子，谢氏、张氏、高氏、任氏围着孩子们团团转，窗外雪飘，不时有炮竹声传来。”

除夕之夜，陈家大宅院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。陈延年祖父陈衍庶、祖母谢氏，坐在正中间，大伯陈庆元、张氏一家，父亲陈独秀、高氏一家，围坐在四周。陈衍庶是晚清官僚，又是收藏、书画名家，平时庄重严肃，潜心书画，很少出其四石师斋门，所谓四石师，是其钦慕的明清四位艺术大师：邓石如、刘石庵（塘）、王石谷（晕）、沈石田（周）。平时，延年这些孩子们经过他的书斋，都压低声音，放慢脚步，生怕惊扰了他。今天，陈衍庶一反常态，不时哈哈大笑，还和孩子们逗乐。此时城中炮竹声此起彼伏，吃完年夜饭，一家人也来到大门外南水关街放鞭炮。烟花灿烂，鞭炮齐鸣，陈家大小几十号人聚集在一起，陈衍庶站在大门口，牵着孙子延年，轻抚胡须，眺望不远处的城墙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

1915年的某个早晨，陈延年、陈乔年就是带着这样的故园记忆，迎着朝阳，在镇海门外招商局码头乘轮船前往上海。与弟弟乔年相比，十七岁的哥哥延年熟悉南水关的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。他从小就把邻居藏书家汪洋老先生家中的经史子集都读遍了，与他交往的好朋友程演生比他大十岁，家住五垵坡，两人经常一道到东门外迎江寺向方丈月霞法师讨教。经过喇叭巷时，延年会给弟弟讲述这条巷子的来历：晚清咸同年间，身材短小的哈姓孝子和他的慈母住在这里，战乱时期，为了赡养母亲，孝子四处乞讨，无论太平军，还是湘军，也都善待这个孝子。当时曾国藩大营幕僚正云集在大南门，周绶云、张文虎为哈孝子立传，李善兰为哈孝子发起募捐，王家璧为哈孝子事迹痛哭流涕，构成晚清城南记忆。当延年给弟弟说这个故事时，他们也想到了自己的亲人们。

一百多年后，当延年、乔年的侄女陈长璞女士通过家族口头相传的记忆，叙述那个早晨离别的场景时，依然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延年、乔年搂住弟弟松年，久久不愿放手，正当少年的他们，也没想到这是人生的“永诀”。几天前，当新华社微博以《延年乔年和弟弟松年的最后一次拥抱》为题在《国家相册》播出这一幕场景时，感动了无数中国人，在这一天的微博热搜排第三位。